

我在武汉代喂宠物：它们死了，主人会伤心的

原创 澎湃新闻 澎湃新闻

澎湃新闻记者 钟笑玫

汉口“留守宠物”代喂者。视频编辑 吴佳颖 实习生 李强 视频来源：受访者提供(01:16)

封城的那刻，玲姐觉得武汉一下子被冻住了。

她住在汉口，原本是个极宅的半退休妇女。当别人都闭门不出的时候，她反倒打了鸡血一样天天往外跑。

她不忍那些“留守宠物”因主人无法回城而饿死、病死，就瞒着家人开车去帮忙喂食和清洁。“没人管的话，那些视猫狗为亲人的主人也会焦虑、悲伤、甚至想尽办法溜回来，这样岂不是会带来更大的隐患。我们帮助猫狗也是帮助人。”

世界卫生组织称，目前没有证据显示狗猫等宠物会感染新型冠状病毒。她希望疫情褪去后，武汉每只留守的毛孩子都能活蹦乱跳地迎接他们的主人。

以下是的述



2月4日，一名市民在武汉长江大桥附近骑车。新华社 图

偷溜

帮忙喂养的决定是在为期一天的“溜走实验”之后——我找了去超市、拿快递、去老家浇花等各种理由频繁出门，发现家人没有起疑。

8年前，我孩子去国外上学。丈夫忙，半退休状态的我白天基本都是一个人在家。上午守着QQ等着跟有时差的孩子聊天，下午睡觉，心里蛮空虚的。这时候，我养了第一只狗，皮皮（化名）。

算是踏上了一条不归路吧。我把皮皮当孩子，一把屎一把尿把它带大，狗粮要细细挑选，时不时去看看它的水盆，经常问“饿了吗？渴了吗”。为了它的健康成长，我还会带它去我家附近的草坪玩耍。

我看过一部电影，《忠犬八公的故事》，一只狗在主人死后每天都去车站等候主人归来。慢慢地，我被狗的忠诚和纯真打动了，不是电影里的那只，也不是我家里的这只，是这个物种。

说来也巧，7年前的一天，我本来只想捐些狗粮给武汉市小动物保护协会。可是在开车过去的路上，我看见快车道上有条黑色泰迪在走，似乎眼睛有问题。我怕我开走后，来个车它就没命了，打开双闪灯停在快车道上把它抱进车里，救助了它。

之后，它被一个女孩子领养了。再后来，我成为了一名志愿者，救助的动物越来越多，也越来越不忍心看着小动物受苦。

这次疫情来得太突然了。本来大家没想着人传人，还在高高兴兴办年货、走亲戚、吃年夜饭呢，嗨得不行。“封城”一声令下，整座城一下子就“冻”住了一样，特别安静。

疫情是无情的，我每天看新闻，隔离数、确诊数往上走，像是战时。可人在“打仗”的时候，小动物就必须得沦为炮灰了吗？那些因为主人离汉无法归来的“留守宠物”怎么办？

我觉得这些没有自救能力的宠物挺可怜的。它们是伴侣动物，给人带来欢乐、驱散人的寂寞。封城之后，不能由着它们饿死、病死吧。再说，没人管的话，那些视猫狗为亲人的主人也会焦虑、悲伤、甚至想尽办法溜回来，这样岂不是会带来更大的隐患。我们帮助猫狗也是帮助人。

说实话，从本能上讲我还是会担心自己。毕竟汉口被很多人视作感染风险“高危地”。家人也很重视，跟我叨叨疫情严重，不让我出门。我想，做好防护措施，我开车去一个不住人的房里喂完动物，再一个人开车回来，一路也不跟人接触，应该没事。

1月27日，我给武汉市小动物保护协会的负责人发微信，接下了疫情期间汉口某个区域入户喂养的活。

“我们现在忙都忙不过来。”他语音回复我。

“我等你的安排。”跟他聊天时，如果老公在身边，手机一亮我就离他远点再打开。

宠物主人一般是在协会发的微信文章后留言或者加群联系的。他们会写明宠物类型、大概几号断粮、地址等等。我们根据缓急来确定上门时间，并提前打电话确认对方没有其他邻居或亲友可以求助。如果需要撬锁，我也要提前联系好开锁师傅，两人约定在小区门口见面。

没封城之前，我凭着身份证去药店买了三十个医用口罩。因为经常去基地帮着清理狗舍猫舍，我过年前囤了些一次性袖套和手套，恰好能派上用场。酒精是朋友送的。

现在特殊时期，我和我老公一人一间房。我家两只狗，也是他带一只我带一只。吃完饭，我老公回房，我偷偷拿上车钥匙和防护用品就出门了。

有天我出门帮喂，开着车呢，我孩子邀请我视频通话。孩子一看到我就喊了起来，“跟你说了不能出门！”我说开着车呢，没事，撒谎去顺丰拿快递，因为现在都是自提，不送上门了。虽然有时候会因为撒谎感到愧疚，但想想是为了小动物的性命，也算是个善意的谎言吧。

车少了，路都变宽了一样。开车倒是蛮爽，以往40分钟走走停停的路我现在20分钟不到就能开到。

到了宠物所在的小区门口，保安盘问，我就说人家要求我们帮忙上门喂猫的。目前为止，还没有保安为难我。



2月9日，武汉市某社区实施封闭管理。 新华社 图

上门

到现在，我通过协会帮喂过6只猫、1只狗。最远那家在北湖的一个老小区，养了两只猫。我和撬锁师傅从1楼爬到8楼，两个人喘了半天。开锁全程跟女主人视频的，师傅边在那弄，她说家里有个大的猫砂盆，应该会很乱。

门一开，一塌糊涂。

她家两个卧室都开着，本来是想让猫玩的地方能大一点，结果一张床是猫屎，一张床是猫尿。

“怎么会这样？”她看着视频通话里的画面吓呆了。

我进去一看，猫砂盆里装的是膨润土猫砂，盆子倒是挺深的，但面积太小了。膨润土又重，猫扒拉不动，没法把屎埋起来。几天就拉满了猫砂盆，就往床上祸害了。

主人气得要死。我说这不是猫的原因，是人的原因。你没回来，也没准备充足。我从餐桌下找到只橘猫、窗台上找到只白色长毛猫。万幸，它们都活着。

其实帮助小动物的很大一部分是处理屎尿，这个可以说吗？听起来挺污糟，但这就是上门喂猫的工作之一，也是人养宠必须要承担的……这两只猫单独在家有十天了，一张床上有几十泡尿。隔着口罩我都能问到刺鼻的臭味。

然后，我戴着手套拿他们家的餐巾纸抓床上的屎。干巴巴的、黏糊糊的，通通都放进我随身带着的塑料袋里。那主人舍不得扔床单，我还要把床单理出来扔在门外。

我都不嫌弃这些屎尿，我原来在协会的基地见识过更脏的呢。每周一次去做义工，那都是一身屎、一身尿回来。那些小狗看到人来开心嘛，不停地扒拉着想要抱，尽管它们脚上踩了屎尿，但看着它们水汪汪的眼睛，你是很难拒绝的。

等我从基地出来，一身固定的行头上全是猫狗蹭上的屎尿，只能脱下来在装在塑料袋里、把口子扎紧了才敢回家。我家狗都嫌弃我。我进门跟家人招呼都不打就冲进浴室，先洗衣服后洗澡。

我去过一个满是呕吐物的房间，属于一套房隔成好几间合租房的那种。一张床、一个写字台、一个衣柜，两个猫砂盆和猫粮就挨着衣柜放，这些东西就把七八平米的房间堆满了。第一次去的时候，那只猫咪等在门口，估计是以为主人回来了。我一进去，它“噌”一下就钻到床底下，我只看到个影子。

它主人是个来武汉打工的男生，20多岁吧。他跟我讲，猫是朋友不要他才养着的，大概是他买的猫粮太便宜了，猫吃得少而且拉稀呕吐。我看着床上、地上，那种黄绿的东西一滩滩的，十天下来，干的干、湿的湿，也没法下脚，于是去公共厕所拿拖把、扫把，弄了将近一个小时。

边拖我就边跟他聊，夸他有爱心，就花心思各种表扬吧。因为也怕他回来以后嫌麻烦就把猫丢了，或者对猫不好。小伙子嘛，他听了（我的话）心里不就舒服一些，就不会把猫扔掉嘛。

他家猫粮、猫砂不够，朋友都在别的区，封路过不来。我先在我小区附近的宠物店给他买了4包，又提前跟市区的一家猫舍联系好，专门开车过去买了三袋猫砂。35元一袋的猫砂，那不便宜，平时网上买也就20左右。可现在武汉全城的猫粮、猫砂都告急了，也没人会嫌贵。

我第二次去他家的时候，那只三四个月大的小猫跟我很亲，摸我的手，扑我的脚，到处蹭。当时就觉得，我是个好人的。

我还遇见过一个打工男孩，他的猫被关在猫笼里。养猫的人叫那“猫咪别墅”，猫粮、猫砂盆都在里面。我去的时候盆里有水，但没猫粮了。那只看上去已经成年的猫看到我扫都不扫一眼，也不叫唤，好像不怎么开心，比较冷漠。我也只敢隔着笼子摸摸它。

我一般是喂完、收拾完就离开的，有只小狗是个例外。那只黑白色的约克夏被关在铺着一次性尿垫的阳台上，身上一股尿骚味。看到我来，它兴奋得转圈。我把它从阳台放进来喝水，真的是牛饮，一下子就喝了半碗。

它主人去西安玩，封城没办法回来，亲友也没人可以照看。我就说可以把这只小狗带去我家附近的宠物店。正好那家宠物店还寄养着我从协会带出来的两只残疾狗，我每天都回去照看它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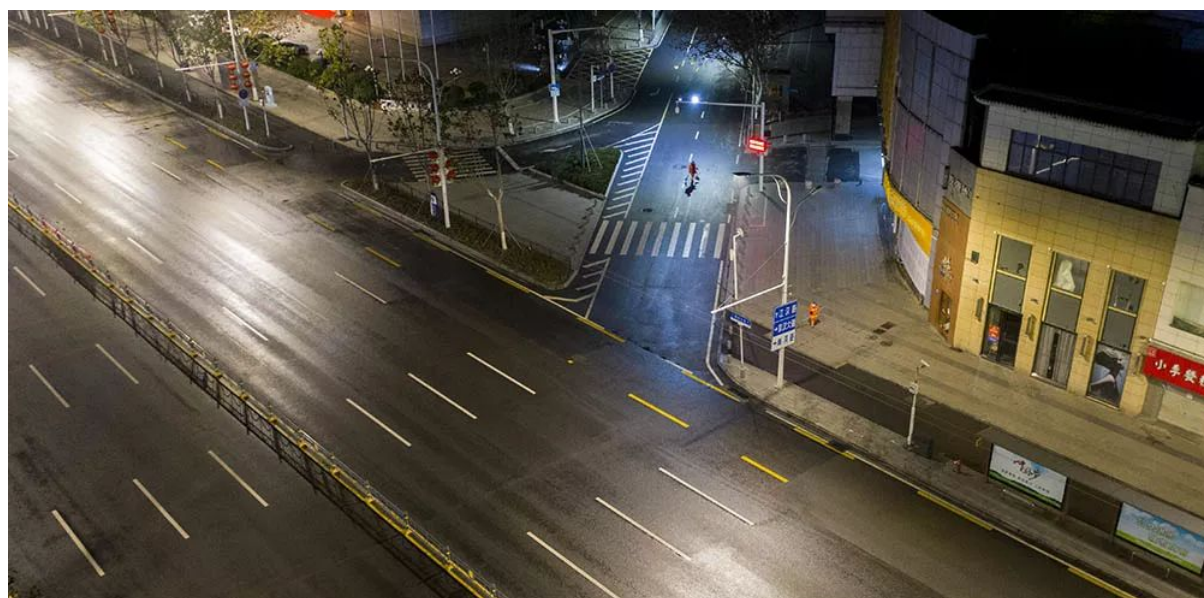
跟我回去后，那只小狗肚子那边的毛全被我剃了。因为它毛长，尿尿的时候粘到了，时间久都打结了。它脚上踩了屎，臭得不行，宠物店的热水器不能用，我也只能把它脚掌的毛剃光。它主人也蛮在意这只狗的，后来从西安租了个车赶紧返汉了。前一天晚上到，第二天就来店里接狗。

那天我在宠物店搞卫生，三只狗在店里撒欢。主人一叫小狗的名字，哇，给它开心的哟，两只爪子不停挠玻璃门，就要出去。那种再见主人的开心劲，让我觉得做这个事，值了。

它主人没进来，不知道是因为疫情还是因为狗太臭了（笑）。于是我们就隔着口罩、玻璃门喊话，我把狗装在航空箱里递给她，她发短信感谢我。

限行

2月3日中午，我接到了一条“限行”的短信，大意是提醒私家车主，对非参与民生保障工作、生活继续使用机动车之类的，一律不得上路行驶，否则会予以查处。那几天天气比较好，可能有些人蠢蠢欲动想出门，交通部门才再次提醒吧。



2月3日，武汉街头人迹寥寥。新华社 图

当天正好我下午有个帮喂的活。想了一会儿，我还是放心不下那只猫，冒着被交警扣12分的风险也要去。我说辞都想好了，要不说我没看到，要不说我这也算保障民生，毕竟动物尸体腐烂也会造成卫生问题吧。

那只猫的主人是福建人，她家是在这边做建材生意的，把猫关在商铺里，说自己可能要10天后才能回来。本来她是要把电动卷闸门和玻璃门的钥匙寄给我的，但快递到不了武汉，只能让邻居到家里拿了备用钥匙给我。

下午三点我拿到钥匙，三点十分我就出了门。正在开门的时候，女孩在视频里叫“毛毛”，猫就在里头喵喵叫。女孩也特开心，很兴奋地喊“太好了，你还活着！”

进去之后，里头黑黢黢的，见不着光。那只七个月大的白色田园猫，脑门上有两条黑花纹，一看它就躲我。水、粮还有猫砂盆还是准备得蛮充足的，我搞完卫生、添好猫粮和水，感觉这猫能支撑到主人回来。

后来我也没再接帮喂单子了。我每天去一次小区附近的宠物店，把从基地带回来的两只

残疾小狗牵出去遛。也不能让它们在外面待的时间长了。有些地方传言说动物会有传染病，捕杀猫狗，我还是很担心的。宠物店外大概是十点半左右会有阳光，我一般就那时候带它们出去晒晒，遛二十多分钟再回去。

去宠物店的路上会路过一家店面，里头关着两只小狗，每天一见我就隔着玻璃门摇尾巴，身后是满地的屎尿。本来是有人去喂养它们的，但那人封城后就不愿意去了，隔了好多天去说受不了，房子里面太脏，回家身上过敏。我能从缝里塞狗粮给它们吃，但弄不进去水。

我纠结了几天，还是不忍心，辗转联系到人开了门，进去打扫了两小时。唉，又是扫屎拖尿。我腰不好，弄得自己累得不行。

回了家，我去洗澡前往我家空气净化器边上一站，数值直线上升到265。我吓得赶紧走，幸好丈夫在边上没注意，不然看到又要说我。

有时候在家里做家务、看电视，一下子会想起帮喂过的某只宠物的样子，就像一张照片一样。比如被关在笼子那只冷漠的猫，它主人后来联系过我一次，但因为封路了，我也过不去，只得让他再联系协会的其他志愿者。偶尔我就会想它之后会怎么样，会不会有应激反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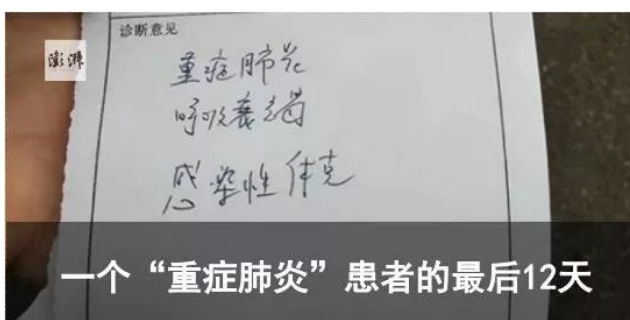
有的人会写日记之类的，我就是一笔糊涂账。比如说我救助的狗，别人领养了，过得好，我心里会很舒服。过得不好，我就会去想，是不是我不该把它送出去，会不会有另一种结果？我就开始纠结、烦恼。我怕积攒多了自己压抑，干脆就不去主动联系那些主人，默认小动物都在享福。

我现在家里除了“原住民”皮皮之外，还领养了只老年狗。一般这种狗体弱多病，没人领养，我也只是想给它养老送终。

我觉得我从狗身上学到了很多，以前我跟老公吵架，会觉得情绪一下子特别激动，愤怒或者难过。可见多了那些残疾狗，这些狗的生活条件那么差，仍然还对人保持善意，开开心心地吃饭、玩耍，我觉得人真的应该知足、平和些。

其实我平时很宅的，反而别人都宅家里时，我却打了鸡血一样天天往外跑。帮喂不易，疫情褪去的话应该是春天吧，希望那时候宠物主人回到武汉，都有一只活蹦乱跳的毛孩子等他们，这我就知足了。

推荐阅读



更多精彩内容，点击下载澎湃新闻APP

澎湃

[阅读原文](#)